註釋經典

【教史尋蹤——中國篇】 釋自鑰 譯自：宋・贊寧《大宋僧史略》大正藏卷五十四

康僧會註釋《法鏡經》，是註經的開始；
朱士行於曹魏時講《道行般若經》，是僧人講經的創始；
道覆則是註解《四分律》的第一人。

註經

早期剛翻譯佛陀的教誡時，大底多數不能貫通凡情，直到重新翻譯才貫通，並且進一步研究內容，演暢其中的義理。因此有「箋法」出現，隱藏的深義就可瞭如指掌了。《五運圖》中記載，康僧會在〔三國〕吳赤烏年中〔二三〇——二五〇〕註釋《法鏡經》，這是註經的開始。又，道安重新註釋《本生死經》時，曾說：「魏初有河南支恭明為本經作註解。」依據此二項記載，南方註經以康僧會為始，北方註經則以支恭明為始。

僧講

朱士行，潁川人，志業方正，少懷遠悟，脫落塵俗。出家之後，專研經典，常講《道行般若經》，而屢屢惋嘆譯本未盡理趣，於是在魏甘露五年〔即景元一年，二六〇〕，從長安

出發，渡過流沙到于闐國〔在葱嶺北部〕，取得梵本佛經正本九十章。

于闐國大多是小乘學者，他們向于闐王誣譖朱士行：「漢地的沙門朱士行意圖用婆羅門的書籍惑亂正法，王為什麼不拘禁他？如果他把書籍帶回漢地，使漢地的人民如聾似盲，這是國王您的過咎呀！」于闐王因聽採讒言而不允許朱士行取經回東土去。朱士行就請王燒經來驗證該經是佛說或非佛說，王於是命人在殿前堆積乾柴，朱士行作誓後點火焚燒，經典絲毫無損，于闐王此時才真正歸信。

於是朱士行便將該經帶回中國，由竺叔蘭、無羅叉譯出，即《放光般若經》。僧叡法師說：「朱士行在洛中講《小品般若》，往往覺得無法通徹義理，遠渡流沙求《大品般若》，回國譯出為晉音譯本的就是該品。」朱士行於曹魏時講《道行般若經》，就是僧人講經的創始。

尼講

東晉廢帝太和三年〔三六八〕，歲次戊辰，洛陽東寺有一位尼師道馨，俗姓羊。當她還是位沙彌尼時，就已能誦通《法華經》及《維摩詰經》；受過大戒後，研究佛典，窮盡法味理趣，其深刻的程度，普遍被教界以師禮宗法她。中國比丘尼之講經論道就是以道馨尼師為肇始。〔詳

見：寶唱編，《比丘尼全集》〕

造疏科經

經教東流後，有朱士行開始講解經義，但當時並沒有形之於文字，若說將經典分科判造註解，應該是道安法師開始的吧！安公註釋佛經，常常擔心沒有符合佛意，後來夢見有沙門告訴他：「你作的註解深合佛意。」原來那位沙門就是賓頭盧尊者！

也許有人會說：「註經和造疏根本是不同的兩件事，而你為什麼都主張是以安公為首呢？」我的答案是這樣的：「註經是在解釋佛經，和另外造疏義，雖有名稱的不同，實質卻沒有兩樣。況且，把經文分科、分節來註解，可以免卻長文分散註解，造成經義不易掌握，這應該是出自安公的心意吧！」

安公之外，其次有僧叡造《維摩經疏》，直生〔道生？〕註《維摩經》、《法華經》、《泥洹經》、《小品疏》，大眾都珍視為寶。

解律

拓跋魏時代〔三八六——五三四〕，有法聰律師原是依曇無德部羯磨而得戒的，卻常常研習僧祇戒。有一天，他突然自覺道：「我受的戒體既然是《四分律》的，為什麼卻隨學

其他部派的戒律呢？」從此不再講解《僧祇律》，手裡翻的、眼睛看的、口裡弘揚的都是《四分律》。他的門人道覆，隨聽隨記，漸漸就累積成義疏，覆公就因此成為註解《四分律》的第一人。

宋元嘉年中〔四二四——四五三〕，有慧循律師擅長《僧祇律》、《十誦律》，並進一步製作條章，而成為註解二部律的創始者。今五台山北寺，相傳有法聰律師講律的遺蹟。

解論

「毘曇」〔「論」的音譯，或譯成「阿毘達摩」〕能開啟慧學，「對法」〔「論」的意譯〕是指有關教法的研究能成為一家之言的專門論著，雖然翻譯流傳得相當晚，但很快就成為般若智母〔「智母」是「論」的異名〕。

疇初稽考越措疏文〔？〕，只有成實宗的法相最多，北方有鳩摩羅什將刪略的《成實論》交付慧嵩法師，因此後魏主太和十年〔四八六〕，巡幸徐州白塔寺時，曾下詔：「白塔寺附近有名僧慧嵩法師，從什公受《成實論》，後又傳授道淵法師，又授道登、道紀二法師。每當朕披覽《成實》……」

據考察，道登曾將《成實論》傳到禁中〔內宮〕，這是北朝有《成實論》的開始。又，僧道於禪、經、

律、論無一不精，曾和姚興坐同一輛輦車還宮，著有《成實三論義疏》，這又比道登更早一些。

南方有僧柔宣講《成實論》，《出三藏記集》因此載有：「齊永明七年〔四八九〕十月，文宣王召集京師碩學名僧五百人，請定林寺僧柔講於定林寺，同時請慧欣講於普弘寺。」這是南朝《成實論》流傳的肇始。

此外，僧肇、僧叡等法師講《中論》、《百論》、《十二門論》等論，論釋義理，能更迭相生，相繼無盡。

都講

敷宣佛法的法師，欲擊發開講的因由，如果沒有旁人開啟端緒，要登法座而獨自發起相當困難。因此梁武帝講經，以枳園寺法彪法師為「都講」，彪公先提出一個問題，梁武帝才開口宣說，彪公又問，梁武帝又答，如此一再發問，一再回答，就是「都講」大概的情況。

又，支遁到會稽，王內使請他講《維摩詰經》，另請許詢任都講，每當許詢發問，在場大眾都以為支遁將無法回答；一旦支遁作了答覆，大眾又猜測許詢會無法接下去問難了……，結果支、許兩人竟能像連環套一般接續不斷，可見做都講實在不容易，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勝任的。另外，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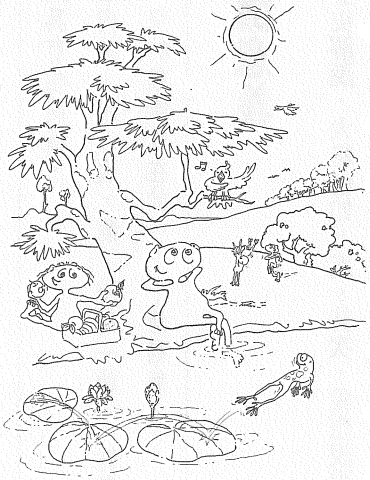
僧僧伽跋陀羅說法，他的弟子法勇負責翻譯，並有僧念任都講。

五胡十六國時代，京兆人僧導身為沙彌時，有次巧逢僧叡，僧叡見他氣宇不俗，於是試問他：「你打算為佛法、為佛教做些什麼事嗎？」僧導回答：「我願意做法師的都講。」僧叡說：「你將來應該是個為萬人說法的法主，那裡只是個在說法場中和法主對揚法義的小師呢？」由這段對話的記載，可見姚秦時代已有都講。

目前〔北宋〕都講並無像梁武帝、支遁說法時有擊問、舉唱經文的情形，也許比較像最早的都講吧！

【新書一葉】

從前，在一塊土地上，住著一群生活快樂、和諧的人……



《我看見了》
甘比羅／著◎許特維／譯
Joel Israel／繪圖◎法耘出版社
電話：(049) 461530